



青未了

↓当下小文谈



○叶小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著名学者,著有《小文百篇》、《多视角看社会问题》、《化对抗为对话》等多部著作,本栏目特邀顾问。

“文艺复兴”与“文化湘军”

□叶小文

时代呼唤着一场新的文艺复兴。

数百年前发生于西欧的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束缚、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解放了的人又频现危机了:对自然过度开发,环境污染破坏;对社会为所欲为,单边主义和恐怖主义争斗不休;尔虞我诈损人利己,金融危机祸起萧墙……文明的交会已走到量变与质变的临界点,呼唤着人本主义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继承发扬;把过度膨胀的人还原为和谐的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的和谐世界。

新的文艺复兴躁动于时代的母腹,呼之欲出。

正当其时,中国努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倡导建设和谐世

界。迎接和推动新的文艺复兴,中国,大步走在前面。

而文艺复兴,当然需要人才辈出。恩格斯在论及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说过,“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新的文艺复兴,更是一个需要在各方面产生巨人的时代。

来了,在我们的时代,在我们的国家,在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文化创新的浪潮中,一支“文化湘军”走来了。

以“军”相称,乃因其人才培养由重数量转向重质量,人才选用由靠“相马”转向重“赛马”,人才引进由刚性转向柔性,人才激励由单一转向多元。于是,人才队伍日趋年轻,创新型

人才成为主体,高端人才显著增多,国际化人才崭露头角,复合型人才突破瓶颈,滚动式、阶梯式、链状人才队伍结构逐步形成。湖南的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原创动漫、娱乐演艺等优势板块均已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以“湘”为号,乃因钱钟书说过:中国有三个半人,两广人算一个,江浙人算一个,湖南人算一个,山东人算半个。此话对湖南人过于偏爱,难免以偏概全。但湖南人也确实可爱,他们从来就不缺少心胸和气度,对于国家和社会问题的关注远远超出对自身问题的思考。连不时露出的“长于政治却短于经济,长于务虚却短于务实,重于灵泛却轻于规则”的短处,虽可笑,也可爱。

以“文”见长,现在的“文化湘军”使湖南人长处长,短不短了。在文化战略价值凸显、文化市场需求放大,

文化产业竞争激烈的当下,地处中部并无地缘优势,也并无经济、政策优势可言的湖南,却能够通过推进文化体制的改革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湖南文化产业风生水起,连续五年保持20%左右的增速,已成为该省六大千亿元产业之一。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此语当然不限于湖南。“楚”乃“大楚”,既含湖南,也含湖北;既含两湖,也含中国。尤其是中国要为新的文艺复兴做出贡献,新的文艺复兴必定要有新人马新英才,要“不拘一格降人才”。而正当其时,我们欣喜地看到,“遍地英雄下夕烟”中走来一路上马——“文化湘军”。故此语,也是为湖南说。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艺复兴,中国为先。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请君一瞥,“文化湘军”!

↓感悟经典

“我们总是在回家呵!”

都香大成供图

我们喜欢与时俱进,我们偏好追逐新潮,我们热衷跟踪时尚,总之我们在拼命地追赶,然而却遗忘了目的……重新亲近自己的本源处,实现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返乡,一种心灵意义上的回家,乃是走出迷途的不二法门。

□何中华

“我们是去哪里?——总是在回家呵!”这句出自18世纪德国诗人诺瓦利斯之口的话耐人寻味。另一位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在《返乡》诗中写道:“不错!这就是出生之地,就是故乡的土地,你梦寐以求的近在咫尺,已经与你照面。”德国哲学家尼采15岁时也曾写过《返乡》诗,其中说:“当钟声悠悠回响,我不禁悄悄思忖:我们全体都滚滚奔向永恒的家乡。”相信每一位有着怀乡情结的人读到这些诗句时,都不免动于衷,而是无不两眼湿润。作为一种带有本体论意味的文化意象,所谓“回家”、所谓“返乡”,不是人的身体而是人的心灵向自己所分享和秉受的传统回归,也就是文化意义上的寻根。其实,这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的挥之不去、难以排解的情结。我国古代诗人有着同样的敏感,有着同样的深沉体认。中国诗歌以唐诗为代表,而唐诗尤以李白、杜甫、白居易为胜,在这三位杰出诗人那里都有其浓厚的怀乡情结,这集中体现在他们那些脍炙人口的诗作中。李白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杜甫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白居易曰:“归去复归去,故乡贫亦安”;“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心泰身宁是归

处,故乡何独在长安”;“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看得出,诗人们所真正在意者实乃是精神的家园、心灵的故乡,亦即安心立命之归依处。这些古今中外的诗人和思想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思绪指向了“故乡”,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作为现代人,我们在自己心灵的最深处,难道不同样潜藏着一种或隐或显的返乡渴望和冲动吗?

“返乡”意味着什么?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返乡就是对本源的重新亲近”。亲近本源的渴求本身,就表明了我们离开自己的本源已经有多么的遥远。青年人总是年轻气盛,往往觉得家是一种束缚或羁绊,所以总有一种近乎本能的“离家出走”的冲动。对他来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然而,当他远走他乡闯世界,阅尽人间悲苦,经历了人生漂泊,饱经风霜,身心俱疲之后,结果蓦然回首,却发现唯有家才是自己灵魂的真正安顿处。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唯有这样的人才能返回,他先前而且也许已经长期地作为漫游者承受了漫游的重负,并且已经向着本源穿行,他因此就在那里经验到他要求索的东西的本质,然后才能经历渐平,作为求索者返回。”这种返乡的冲动与渴望,乃是心灵的游子发自肺腑、植根于生命的本然的诉求。常言道:树高千尺,落叶归根。寻根是人们无法摆脱的命运。

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性也就意味着同传统的告别。对于东方民族来说尤其如此。现代性斩断了我们与传统的“脐带”,使我们游离了自己的文化之根,陷入一种漂浮状态。这是自我认同危机的现代之源。须注意,民族首先不是一个人种学概念,也不是一个地域学概念,而是一个文化学概念。假如支撑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葬送掉了,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名存实亡了。近代以来,现代新儒家的文化焦虑归根到底盖源于此。“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又往何处去?”我们若处于文化上的无根状态,这些问题就不可能找到答案,其结果只能是导致文化意义上的自我迷失。现代人因告别传统而沦为心灵上的游子,乃是其最为尴尬之处。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汉儒董仲舒也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董氏的这句看似简单的话,其实有深意存焉,但它很少被我们现代人读懂过。一切皆变,诚然如此;但变的规则本身却不能变。不然,变就意味着紊乱,意味着无序。从宇宙论角度说,无序和紊乱的极限,就是“宇宙热寂说”所刻画的那种死寂和终结的状态,它不啻是对于文化未来命运的一句谶语。我们往往把董仲舒的那句话当作形而上学的标本加以唾弃,而恰恰在不经意间遗忘了它所试图捍卫并守望的那个值得我们永远敬畏的永恒之物。我们喜

欢与时俱进,我们偏好追逐新潮,我们热衷跟踪时尚,总之我们在拼命地追赶,然而却遗忘了目的。我们缺乏耐心停下脚步回望自己走过的路,追赶上身成了目的。我们就像在原始森林旅行的迷途者,在广袤太空中航行的失重者,丢失了方位感,找不到自己的坐标。重新亲近自己的本源处,实现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返乡,一种心灵意义上的回家,乃是走出迷途的不二法门。我们不能无视,晚清以来的志士仁人,无不经历了这样一条近乎相同的心灵轨迹,就是青年反传统,中年反思反传统,晚年回归传统。它似乎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成为人们永远走不出去的圆圈。遥想当年,康、梁、严作为戊戌变法的精神领袖,是多么的激昂突进。然而,后来康有为却成为保皇派,梁启超则宣布欧洲“科学梦”的破产,严复自号“痛壁老人”。“五四”时代,鲁迅先生一度主张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晚年却研究起中国小说史来,建议青年对于中国文化应该有所择取。胡适当年是“全盘西化”的鼓吹者,到了后来却整理国故,一心一意地考证《红楼梦》和《水经注》。其中消息,颇值得玩味。

“我们总是在回家呵!”从某

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生命历程,

我们的文化作为,说到底无非都

是为“回家”所作的一种准备罢了。

(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

会发展学院教授)

“大众讲坛”预告

“桃花扇”与中国扇文化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扇子的国家。据文献记载,黄帝时期已经有了著名的“五明扇”,汉代已经发明了折扇,其后逐渐传入朝鲜、日本及欧洲等许多国家。中国古往今来的扇子究竟有多少种,谁有确切统计。仅就用途而言,名目就很繁多,用于春秋者,分别称“春扇”、“秋扇”;浸以香料而带香风者,称“香扇”;旅途使用,藏于靴中者,称“靴扇”;以艳丽缕纱为扇面,可以隔扇观人者,称“瞧郎扇”;还有制成三面,左右能随意打开,中间一层暗绘裸女或裸交者,称“隐扇”或“三面扇”等等。

中国“扇文化”与国人的扇情结源远流长,佳话不绝。不知作者

的《黄帝内传》记载了黄帝特制长柄方形的五明扇,高高举起,以示寻求贤人,广开言路。晋代崔豹所著《古今注》又记舜帝也制有五明扇,如同黄帝一样高举而求贤。可见中国的扇子一开始并非用于纳凉,而是彰显身份,用于政治方面,这成为后世的仪仗。两汉以来,以扇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俯拾皆是,东汉的徐干、南朝梁武帝、汉代刘禹锡、宋代王安石尽皆写过咏团扇的作品。继咏团扇之后,又有汉代班固的《竹扇赋》、晋代陆机的《羽扇赋》、傅玄的《狗脊扇赋》等等。明清之后,《西游记》、《红楼梦》、《桃花扇》中尽皆有扇。而自王羲之父子在扇上题字作画之后,历代也多有效仿,至明清而

大盛。如明代沈括、文徵明、唐伯虎、仇英,清代的“扬州八怪”及常州大画家恽南田,至今仍有扇面书画传世。

11月27日,由山东省图书馆

和齐鲁晚报联合举办的“大众讲坛”,邀请了山东师范大学古籍研

究所张述铮教授为读者举办题为

《“桃花扇”与中国扇文化》的讲

座,从《桃花扇》入手,为读者介绍

中国的扇文化。

张述铮,山东烟台市人。1959

年毕业于东北师大中文系。现为山东师大古籍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兼职研究员,澳大利亚国立埃斯科文大学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时间:11月27日(周六)上午

9:0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 一楼

报告厅(济南市二环东路2912号)

咨询热线:0531-85590666

公益讲座,无需领票,欢迎参与

大众讲坛



到省图听讲座去

山东省图书馆 齐鲁晚报联合主办

↓身边的传统

让座风波

身处现代社会,学业、婚姻、就业等处处体现竞争,再向学生灌输孔融让梨还合乎时宜吗?会不会消磨学生的进取心,从而难以融入快节奏、竞争激烈的现代生活呢?

□鹿永柱

我是一名乡村小学教师。有一次,学校组织优秀学生代表去县城参加活动,往返乘坐中巴。去时,老师现场维持秩序,学生们鱼贯而入,秩序井然。活动结束时,中巴车开到会场,学生们再也按捺不住,争先恐后挤进中巴。力气大的占个好位置,力气小的靠边坐。大部分女学生站着。我最后上车,环视一周,有位喜形于色、没位的似有不甘,但没有一位给小同学或老师让座。我心里盘算是不是调整一下,让个小的或女同学坐下。转念一想,算了,这就是竞争的体现吧。过了好长时间,我也没有把这事从心底放下,一直在思考自己当时的做法是否欠妥。想必尊师重教、助人为乐、孔融让梨等道理老师们都苦口婆心讲过,但现实情境中,为何遭遇碰壁式回馈呢?我的内心很纠结,座位到底该不该让呢?如果较真,每个人都有坐的权利,不让人之本分,让实为人情。让座固于道德范畴之内。

身处现代社会,学业、婚姻、就业等处处体现竞争,再向学生灌输孔融让梨还合乎时宜吗?会不会消磨学生的进取心,从而难以融入快节奏、竞争激烈的现代生活呢?古人说:“君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可现在人们独缺那份心胸与大度,从容淡定与忍耐,恨不能捷足先登,把优质资源独揽胸前,紧紧护住。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撞中我着实迷茫,甚至一度失去方向。及至后来,我想无论妇女、小孩的优先通行权,还是公交车老弱病残孕专席,都体现了济危救困、扶助病弱的普世价值,闪耀人性光辉,当让则让。而如学业、就业、升迁,只要公平所得,当之无愧,何让之有?也不在让的范围之内。话说回来,以制度框架达成个人权利与义务有机统一,协调发展,社会当更和谐。